

續名醫類案

十三



續名醫類案卷三十一

錢塘魏之琇編集

癰疽

李東垣治通父家翟稷于尻臀上足太陽經生癰。堅硬腫痛大作。左右尺脈俱緊。按之無力。羌活黃柏各二錢。防風藁本連翹各一錢。肉桂七分。甘草蒼朮陳皮各五分。當歸一錢。黃耆一錢五分。酒一大盞。水一大盞。煎至一盞。去渣空心熱服。以夾被蓋覆其癰。使藥行罷去之一服愈。

予族叔父平生多慮。質弱神勞。年近五十。忽右膊外側廉上生結核。身微寒熱。而易怒。食味頗厚。脈之俱弦大浮數。而重按似澀。曰此多慮而憂傷血。時在初秋。勿輕視之。宜急補以防變證。以人參一斤作膏。下以竹瀝。病者吝費。招一外科。以十宣五香散間與服。旬日後一日大風拔木。病者發熱。神思不佳。急召視之。核稍高大。似有膿。于中起一紅線。延過肩後。斜走繞背脊。過入右脇下。不痛。覺肩背重而急迫。食有嘔意。脈同前。但弦多耳。作人參膏。合芎朮生薑汁飲之。用人參三斤。瘡潰膿乾。又與四物湯加參朮陳皮甘草半夏生薑百餘帖而安。此等若在春令。雖神仙不治也。幸而在秋金之令。不幸因時下暴風激起。木中相火而致。此自非參膏驟補。何由得免。

朱朗年四十餘。惡寒發熱。右腿內廉厥陰分生一腫毒。此是冷折熱在肺經血分。與此方。萸仁黃藥子赤



海昌王士雄孟英
定州楊照黎素園同校



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

芍歸頭條芩各三錢。青皮角刺桂枝各二錢。甘草節一錢。分四帖煎服。一盞入忍冬藤汁二蛤殼。食前飲。以忍冬藤渣敷腫上。

呂孺人惡寒發熱。腹上有小疽。此血少有熱。與此方。白朮川芎各三錢。赤芍連翹各二錢半。防風陳皮黃芩各二錢。木通錢半。甘草五分。分五帖煎服。

鄭經歷性嗜酒與煎燂。年五十餘。忽春末夏初。患額絲竹空涌出一角。長短大小如雞距稍堅。求治。曰此非膏粱所致而何。宜斷厚味。先解食毒。針灸以開泄壅滯。未易治也。此少陽經所過。氣多血少者。鄭以憚煩。召他醫。以大黃朴硝腦子等涼藥。罨之一夕。豁開如醬蚶。徑三寸。一二日後。血自蚶中濺出。寫數尺而死。此涼藥外逼。熱鬱不得發。宜其發之暴如此也。

陳自明外科精要云。神仙截法。治癰疽發背一切惡證。預服則毒氣不入內。真麻油一斤。銀石器內熬十數沸。候冷。用酒兩碗入油五盞。通口熱服。一日用盡。緩則數日服之。吳守世云。吾家三世用之。無有不驗。又云。獵者云。凡中藥箭。急飲麻油。藥毒即消。鄭學諭德甫屢用之。甚驗。

薛立齋治一男子患癰。腫硬疼痛。發熱煩躁。飲冷。脈沈實。大便秘。乃邪在臟也。用內疏黃連湯疏通之。以絕其源。先投一劑。候行一次。勢退一二。再進一劑。諸證悉退。乃用黃連消毒散四劑而消。

一男子患癰。膿熟不潰。欲針之。補以託裏。不信。乃服攻毒藥。及致惡心少食。始悟而用針。更以六君子湯。



加藿香當歸四劑少可。再以加味十全大補湯數劑而斂。凡瘡膿熟不行。針刺膿毒侵蝕。輕者難療。重者不治。老弱之人。或偏僻之處。及緊要之所。若一有膿。宜急針之。更以託裏。庶幾無變。

一男子患癰作痛。服寒涼藥。痛雖止。而食愈少。瘡亦不潰。以六君子湯而食進。再以託裏藥潰之而愈。大抵瘡疽之證。寒熱虛實。皆能作痛。熱毒之痛者。以寒涼之劑折之。寒邪之痛者。以溫熱之劑散之。因風而痛者。除其風。因濕而痛者。導其濕。燥而痛者。潤之。塞而痛者。通之。虛而痛者。補之。實而痛者。瀉之。膿鬱而閉者。開之。惡肉侵蝕者。去之。陰陽不和者。調之。經絡閉澀者。利之。慎勿概用寒涼之藥。況血脈喜溫而惡寒。若冷氣入裏。血卽凝滯。反爲難瘥矣。

馮楚瞻治趙翁。年七十二。右頰腫硬。連及頤項耳後一片。堅實不熱不痛。已兩月餘。諸治不效。漸至口內出膿。牙噤不開。飲食少進。精神日衰。脈則洪大而空。知爲元氣大虧。陰寒所聚。所謂石疽是也。不得陽和。何以外解。若內潰日久。穿喉破頰。不可療矣。乃用豬脂搗爛。入肉桂細末。葱頭食鹽杵勻。厚敷患處。敷藥以脂膏治血肉。同氣相應也。葱能透竅。鹽能軟堅。桂能行血。油能浸潤皮膚。內服空心生脈飲。送八味丸。食遠志參耆歸芍苓朮薄桂銀花角刺之類。使陽回則陰寒自解。血氣沖和。自能逐毒。三五日後。冰硬者熱軟。漫腫者高聳。木者疼痛。紫者紅活。飲食日進。血氣漸長。毒旣外出。久凝久瘀之血肉。消者消。膿者膿。不再旬而愈。

張景岳治一儒者。年近三旬。素病聾耳。發必潰膿。至是益甚。自耳根下連頸項。上連頭角。耳前後莫不腫痛。或與散風降火。一月後稠膿鮮血。自耳迭出。每二三日必出鍾許。而腫痛全不消。枕不可近。察其形色。已大不足。而腫痛則若有餘。脈之或急或緩弱。此非實熱可知。遂先與六味湯。二三劑。元氣稍振。繼與一陰煎。加牛蒡伏苓澤瀉。倍加白茯苓。為君。服五十餘劑。外用降癰散。晝夜敷治。兩月而後愈。蓋此證雖似潰瘍有餘。而實以肝腎不足。上實下虛。一奇證也。何奇之有

張通府耳後髮際患腫一塊。無頭。肉色不變。按之微痛。彼以為痰結核。其脈軟而時見數。經云脈數不時見。則生瘡也。非痰結。仲景云微弱之脈。主血氣俱虛。形精不足。又云沈遲軟弱。皆宜託裏。遂以人參白朮黃耆當歸川芎炙草以託裏。少加金銀花。白芷桔梗以消毒。彼謂不然。內飲降火化痰。外帖涼藥。覺寒徹腦。患處大熱。頭愈重。飲食愈少。復請以治。四君子湯加藿香炮乾薑。數劑飲食漸進。膿成刺之。更以十全大補湯去桂及炙草。貼以豆豉餅。又月餘而愈。

胡生耳後寸餘發一毒。名曰銳疽。焮痛發熱。煩躁喜冷。此膽經蘊熱而發。先用神仙活命飲。一劑勢減。二三時值仲冬。彼惑於藥。有用寒遠寒之禁。故不再服。自用十宣散。託裏之藥。勢漸熾。耳內膿潰。復請治。視其喉腫閉。藥不能下而歿。

一婦人年逾四十。近環跳穴生一毒。尺脈沈緊。腿不能伸。經曰脾寒移于肝。癰腫筋攣。夫脾主肉。肝主筋。

肉溫則筋舒。肉冷則筋急。遂與乳香定痛丸治之。少愈。更以助胃壯氣血藥。二十餘劑而消。

一婦人脰傷次指。成膿不潰。焮痛至手。誤敷涼藥。以致通焮。微嘔少食。彼以爲毒氣內攻。診其脈沈細。此痛傷胃氣而然也。遂刺之。服六君子湯。加藿香當歸。食進。更服八珍湯。加黃耆白芷桔梗。月餘而愈。又一後生亦患此。色黑不痛。其指已死。欲令斬去。速服補劑。恐黑上臂不治。彼不信。另服敗毒藥。手竟黑。遂不可救。又一男子亦傷拇指。色紫不痛。服託裏藥。及灸五十餘壯。作痛潰膿而愈。又吳舉人幼女。因凍傷兩足。至春發潰。指俱壞。遂去之。服以大補藥而愈。又藍上舍女。患嵌甲傷指。年餘不愈。日出膿數滴。謂足大指乃肝脾二經發源之所。宜灸患處。使瘀血去。陽氣至。瘡口自合。否則不治。彼忽之不舉。治後變勞證而歿。蓋至陰之下。血氣難到。若女人患此。又多因扎縛。致血脈不通。或被風邪所襲。則無氣血榮養。遂成死肉。惟當壯其脾胃。行其經絡。生其血氣。則愈。其有成破傷風。以致牙關緊急。口眼喎邪者。先以玉真散一二服。然後投以通經生血之劑。

于御郎骸脚患毒痛甚。服消毒藥。其勢未減。卽以槐花酒一服。勢隨大退。再以託裏消毒之藥而愈。

立齋曰。予丙子年。忽惡心。大椎骨甚癢。須臾臂不能舉。神思甚倦。此天疽危病也。急隔蒜灸之。癢甚愈。又明灸五十餘壯。痒遂止。旬日而愈。精要云。灸法有回生之功。信矣。大凡針灸。若未潰則拔引鬱毒。已潰則接補陽氣。祛散寒邪。瘡口自合。其功甚大。其法用大獨蒜切片。如三錢厚。貼疽頂上。以艾炷安蒜片。

上灸之。每三壯一易蒜。若灸時作痛。要灸至不痛。不痛要灸至痛方止。大概以百壯爲度。膿潰則以神異膏貼之。不日而安。一能使瘡不開大。二內肉不壞。三瘡口易合。見效甚神。丹溪云。惟頭爲諸陽所聚。艾壯宜小而宜少。

王大廣年逾六十。素厚味。頰頤患毒。未潰而肉先死。脈數無力。胃經積毒所致。致頰頤正屬胃經。未潰肉死。則胃氣虛極。老人豈宜患此。辭不治。果歿。內經云。膏粱之變。足生大疔。受如持虛。

黃履素曰。予座師茅五芝先生。長公子子京。偶于腎間患一毒。地非要害。直易視之。子京素知醫。忍痛傷元氣。輒服人參。其毒愈甚。發寒熱。乃始延醫。又遇粗工。潰後胸膈。應服參耆。又不能多段。竟致不能收口而歿。蓋癰疽初起。先宜瀉毒。而後議補。若補之太早。遂有此禍。可鑒也。

邱汝誠面生疽。卽買藥鋪肆所合神芎散丸。予之曰。以此療之。其人怒不肯服。歸而告人人曰。未必非良法也。服之卽瘥。蓋其人嗜酒。此丸實去酒病云。揮塵新談

彭羨門少宰。傳治腫毒初起方。用雞子以銀簪插一孔。用明透雄黃三錢。研極細末。入之。仍以簪攪極勻。

封孔入飯內。蒸熟食之。日三枚。神效。居易錄

前甯都令李聘。說麥粉不拘多少。用陳醋熬膏。貼無名腫毒神效。雄按此名烏龍膏。麥粉乃洗麩造麵筋澄下之粉也。

徐靈胎曰。瘍科之法。全在外治。其手法必有傳授。凡辨形察色。以知吉凶。及先後施治。皆有成法。必讀書。



臨證二者皆到。然後無誤。其升降圍點。去腐生肌。呼膿止血。膏塗洗熨等方。皆必純正和平。屢試屢驗者。乃能應手而愈。至於內服之方。護心託毒。化膿長肉。亦有真傳。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。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強弱陰陽。而爲加減。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。全在學問根柢。然又與內科不同。蓋煎方之道相同。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。某證主某方。非此不效。亦另有傳授焉。故外科總以傳授爲主。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。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爲尤易。惟外科而兼內科之證。或其人本有宿疾。或患外證之時。復感他氣。或因外證重極。內傷臟腑。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。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。而通其理。然後能兩全而無失。若不能治其內證。則并外證亦不可救。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。若爲外科者不能兼。則另請明理內科。爲之定方。而爲外科者參議於其間。使其藥與外證無害。而後斟酌施治。則庶幾兩有所益。若其所現內證。本因外證而生。如痛極而昏暈。膿欲成而生寒熱。毒內陷而脹滿。此則內證皆由外證而生。只治其外證而內證已愈。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。但其道甚微。其方甚衆。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。故外科之道。淺言之。則惟記煎方數首。合膏圍藥幾料。已可以自名一家。若深言之。則經絡臟腑氣血骨脈之理。乃奇病怪疾。千態萬狀。無不盡識。其方亦無病不全。其珍奇貴重。難得之藥。亦無所不備。雖遇極奇極險之證。亦了然無疑。此則較之內科爲更難。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。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。亦不易也。

曰外科之法。最重外治。而外治之中。尤重圍藥。凡毒之所最忌者。散大而頂不高。蓋人之一身。豈能無七情六慾之伏火。風寒暑濕之留邪。飲食痰涎之積毒。身無所病。皆散處退藏。氣血一聚。而成癰腫。則諸邪四面皆會。惟圍藥能截之。使之併合。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。其已聚之毒。不能透出皮膚。勢必四布爲害。惟圍藥能束之。使不散漫。則氣聚而外洩矣。如此則形小頂高。易膿易潰矣。故外治中之圍藥。較之他藥爲特重。不但初起爲然。卽成膿收口。始終賴之一日不可缺。若世醫之圍藥。不過三黃散之類。每試不效。所以皆云圍藥無用。如有既破以後。而仍用圍藥者。則羣然笑之。故極輕之毒。往往至於散越。而不可收拾者。皆不用圍藥之故。至於圍藥之方。亦甚廣博。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爲主。而寒熱攻提和平猛厲。則當隨證去取。世人不深求至理。而反輕議圍藥之非。安望其術之能工也。

神授衛生湯。治一切瘡證。能宣熱散風。行瘀活血。解毒消腫。疏通臟腑。

徐靈胎曰其法不外此四句。

藥性和平。功效甚

速。誠外科首用方也。羌活八分。搜風發表勝濕。防風勝濕。解表去風。白芷發表散風熱。活血排膿。穿山甲土炒。研沈香紅花。散結消腫排膿。瘡家聖藥。連翹石決明煨各六分。金銀花皂角刺歸尾甘草節。生肌止痛。花粉大寒不可用。破後口渴者可用。以上各一錢。乳香五分。大黃酒浸炒一錢。脈虛便利者勿用水二碗煎八分。病在上部。先服藥。隨飲酒一杯。病在下部。先飲酒一杯。隨後服藥。以行藥勢。徐靈胎曰。其方之分量。亦最宜斟酌得中。除大黃共一兩零五分。此外科之主方。加減不外乎此。又曰。外科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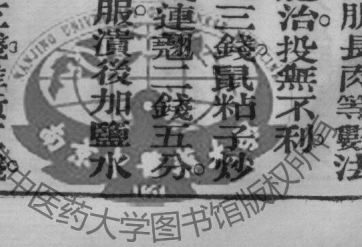
內科大不相同。內科之病千頭萬緒。一病必有一病之主方。外科不過託毒清火。及生肌長肉等數法耳。卽有加減。亦惟隨證選擇幾味。無多法也。學者果能將藥性細細參考。自能隨證施治。投無不利。繆仲淳治疔疽。及一切腫毒方。生甘菊連根打碎一兩五錢。紫花地丁五錢。甘草用水炙三錢。鼠粘子炒研一錢五分。枯蕒根二錢。貝母三錢。金銀花五錢。白芷一錢五分。生地三錢。白芨三錢。連翹二錢五分。五爪龍卽茜草五錢。先用夏枯草六兩。河水六碗。煎三大碗。去渣入煎藥一碗。不拘時服。潰後加鹽水炒黃耆五錢。麥冬五錢。

又圍陰證瘡瘍方。紅藥子四兩。白芨一兩五錢。白蘘一兩五錢。乳香六錢。沒藥六錢。硃砂三錢。雄黃三錢。麝香一錢。冰片一錢。黑狗下頰一個。煨存性。豌豆粉一兩。各另研極細末和勻。以醋蜜調敷四圍。以極滾熱醋蘸潤亦可服。

腦疽

薛立齋治一男子患腦疽。其頭數多痛不可忍。先服黃連消毒散不應。更以忍冬酒服之。卽酣睡。覺而勢去六七。再四劑而消。又一男子所患尤甚。亦令服之。腫痛頓退。但不能平。加以黃耆當歸瓜萸白芷甘草節桔梗數劑而愈。

舉人潘光甫年四十患腦疽。焮腫診其脈沉靜。謂陽證陰脈。斷不起。已而果然。蓋瘡瘍之證。雖屬心火。尤



當分表裏虛實。果元氣充實。內有實火者。寒劑或可奏效。若寒涼過度。使胃寒脾弱陽變陰。或結而不潰。潰而不斂。陰陽乖戾。水火交爭。死無日矣。

一老婦患腦疽。稟壯實。潰而痛不止。脈實便秘。與清涼飲二劑而痛止。更以消毒託裏藥而愈。

一老人患此證。色赤腫痛。脈數而有力。與黃連消毒散二劑少愈。更以清心蓮子飲四劑而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腫痛脈數。以黃連消毒散二劑少退。以仙方活命飲二劑而止。更以芎歸白芍銀花知柏而潰。又以託裏藥而愈。

一男子頭頂俱腫。雖大潰。腫痛益甚。兼作瀉。煩躁不睡。飲食少思。其勢可畏。診其脈。毒尚在。與仙方活命飲二劑。腫痛退半。與二神丸及六君子湯。加五味麥冬聚仁。四劑諸證少退。飲食少進。睡亦少得。又與蒼朮白朮散數服。飲食少進。又與十全大補湯。加銀花白芷桔梗。月餘而瘥。

一老人面赤腫痛。脈數而有力。與黃連消毒散二劑少退。更與清心蓮子飲四劑而消。

一婦人患此證。膿熟不潰。脹痛欲嘔。飲食少思。急針之。與託裏藥而愈。又一婦人患之。不甚痛。不作膿。以託裏消毒散。膿成針之。補以託裏藥而愈。

一老人患此證。膿清兼作渴。脈軟而瀉。以爲氣血俱虛。用八珍湯。加黃耆五味子。彼不信。乃服降火之劑。果反作嘔。少食。始信服香砂六君子湯。四劑嘔止食進。仍投前湯。四劑而愈。



一男子患此證。膿成未潰。兼作渴。尺脈大而無力。以四物湯。加知柏麥冬黃耆。四劑而渴減。又與加味八味丸。渴止瘡潰。更用託裏藥。兼前丸而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腫痛脈數。以荊防敗毒散。二劑而痛止。更以託裏消毒藥而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焮腫疼痛。發熱飲冷。脈洪數。與涼膈散。二劑而止。以金銀花四劑散而潰。更以託裏藥而愈。

一老婦患此證。稟實潰而痛不止。脈實便秘。以清涼飲。二劑而止。更以託裏消毒藥而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腫硬不作膿。惟瘡口出水痛甚。以仙方活命飲。二劑痛止。而膿成針之。更以託裏藥而愈。常治膿清而補不應。及不痛。或木悶堅硬者。俱不治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膿將成。微痛兼渴。尺脈大而無力。此陰虛火動之證。彼謂心經熱毒。自服清涼降火藥。愈熾。復求治。乃以四物湯。加知柏五味麥冬黃耆。及加減八味丸。渴止瘡潰。更以託裏藥兼前丸而愈。中藏經云。癰疽瘡腫之作。皆五臟六腑畜毒不流。非獨榮衛壅塞而發。其行也有處。其主也有歸。假令發于喉舌者。心之毒。皮毛者。肺之毒。肌肉者。脾之毒。骨髓者。腎之毒。發于下者。陰中之毒。發于上者。陽中之毒。外者六腑之毒。內者五臟之毒。故內曰壞。外曰潰。上曰從。下曰逆。發于上者。得之速。發于下者。得之緩。感于六腑者。易治。感于五臟者。則難治也。觀此則疽發于腦者。乃膀胱腎脈。陰氣不足。陽火熾盛。



而出也。豈可專泥于火而不滋益陰氣耶。

一男子耳後漫腫作痛。肉色不變。脈微數。以小柴胡湯加芎歸桔梗。四劑腫少起。更以託裏消毒散數劑。脈滑數。此膿已成矣。宜針之。彼畏而不肯用。因痛極始針之。出膿碗許。以託裏藥。兩月餘始愈。凡癰不起者。託而起之。不成膿者。補而成之。使不內攻。膿成而及時針之。不數日即愈矣。嘗見患者。畏針痛而不肯用。又有恐傷良肉而不肯用。殊不知瘡雖發于肉薄之所。若膿成。其腫亦高寸餘。瘡皮又厚分許。用針深不過二分。若發于背。腫高必有三四寸。入針止寸許。況活處肉已壞矣。何痛之有。傷之慮怯弱之人。又患附骨疽。待膿自通。以致大潰。不能收斂。氣血瀝盡而亡者多矣。用針之法

一男子素不慎起居飲食。腦忽焮赤腫痛。尺脈洪數。以黃連消毒散二帖。濕熱頓退。惟腫硬作痛。以仙方活命飲二帖。腫痛悉退。但瘡頭不消。投十宣去桂。加銀花藥本白朮茯苓陳皮。以託裏排膿。彼欲全消。自製黃連消毒散二帖。反腫硬不作膿。始悟仍用十宣。加白朮茯苓半夏。腫少退。乃去桂。又四劑而膿成。膿勢亦退。繼以八珍散加黃耆五味麥冬。月餘膿潰而愈。夫苦寒之藥。雖治陽證。尤當分表裏虛實。次第時宜。豈可始末悉用之。然焮腫赤痛。尺脈數。按之則濡。乃膀胱濕熱壅盛也。故用黃連消毒散。以解毒除濕。腫硬作痛。乃氣血凝滯不行而作也。遂用仙方活命飲。以散結消毒破血。其瘡頭不消。蓋因熱毒薰蒸。氣血凝滯而然也。宜用甘溫之劑。補益陽氣。託裏以腐之。況此證原屬督脈。經陰虛。盛而

出若不審其因。專用苦寒之劑。使胃氣弱。何以腐化。收斂幾何不致于敗耶。凡瘡之易消散。易腐潰。易收斂。皆血氣壯盛故也。

汪太常太夫人年逾八十。腦疽已潰。發背繼生。頭如粟許。脈大無力。此膀胱經濕熱所致。夫脈無力。乃血氣衰也。遂以託裏消毒藥。數服稍可。更加參耆之劑。雖起而作渴。此氣血虛甚。以人參黃耆各一兩。當歸熟地各五分。麥冬五味各一錢。數服渴止而不潰。以前藥加玉桂十餘劑。膿成針之。瘀肉漸腐。徐徐取去。而膿猶清不斂。投以大劑十全大補湯。加白斂貝母遠志三十餘劑。膿稠而愈。凡患者氣質素實。或有痰。不服補劑。不知膿血出多。氣血並虛。豈不宜補。嘗治瘡陰用參耆大補之劑。陽用敗毒之名。與服之。服不中滿。瘡亦有效。虛甚者。尚加薑桂及附子也。

一男子患腦疽。腫高作痛。腫處敷藥。痛雖止。而色變黯。腫外作痛。仍敷之。肉色亦黯。喉肉不痛不腫。此爲涼藥所誤。及盡頸敷之。其頸皆潰而死。

朱丹溪治元杜清碧。學道武夷。至婺源病腦疽。自治不愈。朱往視之。曰。何不服防風通聖散。清碧曰。服數次矣。朱曰。盍以酒製之。清碧乃悟。服不盡劑而愈。自此心服丹溪。續醫說

寶材治一人病腦疽。六日危篤。不進飲食。寶曰。年高腎虛。邪氣滯經也。令服救生湯。卽刻減半。夜間再進一服全安。

一老婦腦後作痛。筋拘急。賈曰。此欲發清疽也。急服救生湯。三服全愈。

鬢疽

薛立齋治一男子。患鬢疽。焮腫作痛發熱。以小柴胡湯加連翹。金銀花。桔梗。四劑而消。

一男子因怒後鬢際腫痛發熱。以小柴胡湯加連翹。銀花。花粉。桔梗。四劑根畔俱消。惟瘡頭作痛。以仙方活命飲二劑。痛止。膿成。針之。更以託裏消毒藥而愈。

一男子頭面焮腫作痛。時仲冬。脈弦緊。以託裏溫經湯汗之而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腫痛寒熱拘急。脈浮數。以荆防敗毒散二劑。表證悉退。更以託裏消毒散潰之而安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膿熟不潰。脹痛。針之而止。更以託裏消毒散而愈。凡瘡膿熟不潰。屬氣血虛也。若不託裏。必致難癒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作膿。焮痛。發嘔。少食。以仙方活命飲一劑而止。以六君子湯加當歸。桔梗。角刺。潰而愈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膿清不斂。以託裏散加乳香。麥冬而斂。

一老人患此證。腫痛發熱。膿清作渴。脈軟而澀。此血氣俱虛也。欲補之。彼見作渴發熱。乃服降火之劑。果作嘔。少食。復求治。投六君子湯四劑。嘔止。食進。仍用補藥。月餘而愈。夫患者。臟腑血氣上下各有虛實。況陰證似陽。陽證似陰。豈可以發熱止渴。而概用寒涼之劑。常治患者。正氣虛。邪氣實。以託裏為主。消



毒佐之。正氣實。邪氣虛。以攻毒爲主。託裏佐之。正氣虛。邪氣實。而專用攻毒。則先損胃氣。宜先用仙方活命飲。託裏消毒散。或用灸法。俟邪氣退。正氣復。再酌量治之。大抵正氣奪則虛。邪氣勝則實。蓋邪正不並立。一勝則一負。其虛不待損而自虛矣。若發背。腦疽。疔毒。及患在四肢。必用灸法。拔引鬱毒。以行瘀滯。尤不可專于攻毒。診其脈而辨之。庶不有誤。

一男子患此證。腫焮痛甚。發寒熱。服十宣散。愈熾。診之脈數而實。此表裏俱有邪也。以荆防敗毒散。加苓連大黃。二劑少愈。更以荆防敗毒散。四劑而消。大抵瘡瘍之證。腫焮痛甚。寒熱往來。或大便秘結。小便淋漓。心神潰悶。恍惚不甯。皆邪熱之實也。豈可補哉。東垣云。瘡疽之法。其受之有內外之別。治之有寒溫之異。受之外者。法當託裏以溫劑。反用寒劑。則是皮毛始受之邪。引入骨髓。受之內者。法當疏利以寒劑。反用溫劑。託裏。則是骨髓之病。上徹皮毛。表裏通潰。共爲一瘡。助邪爲毒。苦楚百倍。輕則危殆。重則死矣。

趙宜人年逾七十。患鬢疽已潰。焮腫痛甚。喜冷脈實。大便秘澀。東垣云。煩躁飲冷。身熱脈大。精神昏悶者。皆臟腑之實也。遂以清涼飲一劑。腫痛悉退。更以託裏消毒藥三十餘劑而平。若謂年高潰後。投以補劑。實實之禍不免矣。

維陽俞黃門。年逾三十。冬月鬢患毒腫焮。煩躁。便秘。脈實。此膽經風熱壅上而然也。馬氏云。瘡瘍之證。熱

壅而不利者。大黃湯下之。遂以一劑便通瘡退。更以荆防散敗毒散二劑。再以十宣散去桂。加花粉銀花。數劑而愈。大宗伯羅公耳後髮際患此。焮痛脈緊數。以小柴胡湯加桔梗牛蒡銀花。四劑而愈。

頤疽

薛立齋治高舉人。年逾三十。夏月熱病後。患頤毒。積日不消。氣息奄奄。脈診如無。飲食少思。未便不禁。脈經云。脈息如無。似有細而微者。陽氣衰也。齊氏云。飲食不入。大便滑利。腸胃虛也。遂以大君子湯加炮薑肉豆蔻破故紙。數劑瀉止。食稍進。更加以黃耆當歸肉桂。潰而稠水清稀。就于前藥。每服加熟附子一錢。數劑食進。膿亦漸稠。再以十全大補湯。用酒芍加白斂。月餘而痊。

項癰

薛立齋治二守施希祿。患項毒。膿已成。因畏針。焮延至胸。色赤如霞。其脈滑數。飲食不進。月餘不寐。肢體甚倦。此氣血虛而不能潰也。乃針之。膿出。即睡覺而思食。用託裏藥兩月而愈。劉璽素虛。患此不針。潰透頤頰。氣血愈虛。竟不救。

一婦人項患癰。焮痛發寒熱。以荆防敗毒散。二劑少愈。以小柴胡湯加連翹牛蒡桔梗。四劑而消。一男子項患毒。潰而作痛。以參耆地黃芎歸。補之而止。更以八珍湯加黃耆桔梗。三十餘劑而愈。馬元儀治沈氏婦。頸項間患瘍痛甚。躁煩發熱。晝夜不眠。多方不愈。診之兩脈浮大。沈小。此陽明氣血交